

全球新冠疫情是否已到“拐点”

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随着多国开启并逐步推进新冠疫苗接种,全球新冠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不断下降,疫情向好趋势明显。那么全球疫情“拐点”是否已经到来,社会生活何时可以“重启”,还需警惕哪些问题?

谈论结束为时尚早

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,今年2月以来全球新冠新增病例数整体延续下降趋势。但一些专家指出,现在讨论疫情结束的时间还为时过早,疫情真正的“拐点”尚未到来。

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·瑞安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,那些认为全球能在今年年底前结束新冠疫情的想法不成熟,也不实际。世卫组织当前的工作焦点是尽可能遏制新冠病毒传播,这将有助于防止变异病毒出现,同时也将减少患病和住院人数。

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·珀尔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目前疫苗接种在全球持续展开,只有世界各地的民众都接种上疫苗,建立安全感和舒适感,病毒传播才能得到控制,

全球疫情才算真正到“拐点”。否则,新冠病毒会一直潜伏,并不断变异的风险。

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专家瓦法·萨德尔说,目前形势令人乐观,但从很多方面来看,这种乐观形势也非常不稳定。“我们看到隧道尽头的光,但它仍然是一条漫长隧道。”

疫情“拐点”何时到来

瑞安表示,如果接种疫苗,能显著降低新冠死亡率和住院率,并能显著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,那么全球将有望加速控制住这场大流行。从目前已有数据看,疫苗发挥的作用令人鼓舞。

珀尔曼认为,随着疫苗接种持续展开,即便达到一定程度的“群体免疫”状态,人们可能在一至两年内都需继续保持谨慎,并且这种“正常”状态会不同于以往。在社会生活“重启”后,需警惕新冠疫情再次出现,必须更有效地做好监控,同时加强不同国家政府间的沟通和信任,以共同应对挑战。

澳大利亚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彼得·多尔蒂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,随着多国

逐步推进疫苗接种,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数不断下降,抗击疫情的拐点正在来临,但完成新冠疫苗全球接种还需很长时间,从全球范围来看,疫苗供给还存在很大缺口。

多尔蒂指出,疫苗是目前对抗新冠疫情最有效的工具,在一些国家已开始发挥作用。但还有一些国家尚未启动接种,依靠社会防控措施遏制疫情也有成效,但要控制感染最终还要靠疫苗。从长远看,新冠治疗药物的研究也要同步推进。

就全球疫情形势最严峻的美国而言,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·福奇说,尽管美国日增确诊病例已从此前约30万例降至目前约7万例,但这个病例基线水平仍然很高。即使疫苗接种在推进,仍需继续采取措施使新冠新增病例的基线水平进一步下降,只有等到该基线水平大幅下降,美国才能逐步开始恢复正常社会活动。

仍需继续保持警惕

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,截至2月28日的一周内,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约260万例,比此前一周增长7%,这是这一数字连续6周下降后首次上扬。

对此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·范凯尔克霍弗表示,这说明病毒传播随时会反弹,人们应继续保持警惕,做好个人防护,尤其需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。

英国国际医生协会全国主席钱德拉·坎内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:“现在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,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,接种疫苗的人数才能达到一定比例,从而避免病毒快速扩散……不过在一些国家,这个比例还非常低,我们需要保持谨慎,因此各国卫生机构提出的预防措施仍要持续实施下去。”

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,一些最富裕国家开始接种新冠疫苗近3个月后,低收入国家的卫生工作者才开始接种。他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抵御新冠病毒,并强调仅仅依靠疫苗是错误的,“基本公共卫生措施仍是应对新冠疫情的基础”。

福奇指出,人们终会战胜疫情,但现在远没到那个时候。一旦过早放松相关限制措施,就会看到疫情反弹,会陷入下一个恶性循环,此前美国一些州过早解除限制措施,有过深刻教训。目前一些地区出现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,必须更加提高警惕。

(接上期)

感觉出她还想说话,还有话要说,我心中一阵暗喜,稳稳坐下来,把记录本放腿上,小学生似地望着她。边记边想,其实人人都需要倾诉,哪怕是最不爱倾诉的人。就如眼前这位老乡,生活的沉重冰封了她的口和心,一旦有人献上真诚和尊重,恭敬地聆听,她的倾吐就像裹带冰碴的瀑布,冒着袅袅寒烟,倾泻而下。

王菊霞嘴里吐着股股白气,说:“伤好后,我老公不肯回家,怕残着个身子回去,村人耻笑他。现在的人眼角子浅,妒人有,笑人无,我老公没挣到钱,又没了腿,还不被他们笑话死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,见老公正翻烤炉膛里的红薯,就欠着身子放低声音对我说:“不回就不回吧,小鸡带两爪就能挠食儿吃,只要肯出力,到哪儿都饿不死。我把俩孩子交给他爷奶了,来这镇上租间房子住,我们开着三轮车赶着集市走。一开始批发水果卖,后来又卖烤红薯,赶上拾棉花的季节,我就报名拾棉花。”

我追问:“你去哪儿报名?”

她说:“镇上劳务所。打散工的人都可以报名拾棉花,不收费,他们把人集中在一起,联系种棉户,到镇上来

拉人。早上拉走晚上送回,雇主把饭送地里,晚上把我们送到镇上的出租屋。不住雇主家,他们少费心,就在工钱上补,一公斤两块二,雪雨天还要多,我哪一年都挣个一两万。”

王菊霞面上添了喜色,嘴角一绽,兔儿牙生动活泼。

“拾棉花结束后,你还干啥活儿?继续卖烤红薯吗?”我问她。

王菊霞说:“哪还顾得卖那个!这边一开始犁地,我和老公就开着大三轮下地了,满地溜棉花。”

周口农村把捡拾地里遗漏的庄稼作物叫作“溜”,溜麦子、溜红薯,当然也溜棉花。

她声音里有些得意:“可不是什么车都能进地,我们的三轮是经过审批的,有牌号,没牌没号的车不允许到处跑。”

我眼馋心热地望着她,这拾荒“溜”财的活儿我压根就想干。在公路边见到捡拾棉花的人,我就迫切地想加入他们。觉得这要比码字挣稿费来得快,而且爽,腰一弯、一直,效益就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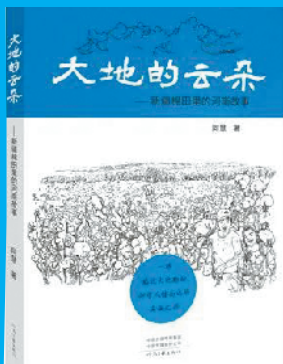
王菊霞说:“也不像你说的,有时■了大半块地,才在棉棵子上溜了几斤花。这种晚开的棉桃子,往往是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在拾棉工走后它才开白了,棉绒短,不喧腾。主家赶不及就不要了,眼看切籽、犁地时要翻土里了,我们连三赶四地抢拾,下雪了也挡不住。冷风磨手面,雪片子打脸皮,我坚持溜花,捡出一点儿是一点儿。你想想,土地爷和种棉户,费劲巴力地把白棉花给养出来了,还没等采完呢,又埋到地下了,那该有多大罪过啊,咱能多溜回来一些是一些。”

在河南大平原生长的农村人,大都有这种惜物情结。

她说:“不过,有时也有小幸运。在机器采摘过的棉田里,碰巧会拾到漏掉的棉花团,虽说粘上了碎棉叶,可是一捡一大抱,那惊喜劲儿,活像拾到了大元宝。”

王菊霞笑着说:“把一朵朵拾到的棉花拉回家,堆放在墙角里,看它一天天长高,慢慢地长成了一座棉花山。我端着饭碗蹲在那儿看,乐得合不住嘴。老公说我没出息,是个小庙里的鬼。”

王菊霞低着头,努力抑住笑,只是嘴唇包不住牙,怎么也合不住。

我问:“那棉花山怎么卖出啊?”

她说:“棉花场不收私人的散棉花,有人下来专门收购,我们年年卖给他。”

我问:“多少钱一公斤?”

那可是要卖不少钱吧?”

她轮着眼珠看了一眼老公,回头对我说:“也不算多,还可以吧。”我意识到,他们两口子是不想告诉我。有句老话叫“外财不露”,我也不好再往人家隐私处探究。

我问:“冬天田里没活儿干,可以回老家歇歇啦。”

王菊霞摇摇头,说:“哪能闲下来?我跟老公一起跑集市卖烤红薯,腊月里生红薯卖得很快。孩子放了寒假都来这儿过年,有时他爷爷奶奶也一起来,在这过个团圆年。”

我“哼”了一声,说:“人家春节往家奔,你们全家朝这儿来。”

她说:“腊月一过,我就接上活儿了。棉花育苗前,要用大型耙地机耙土地,地膜缠在了耙齿上,容易烧机器。再说了,白地膜要是被牲口误食了,那可是要命的。我们这儿的散工,就被雇主叫去捡地里的白地膜,连没有切碎的棉花柴一起给捡了,把地面拾得净光光。雇主按天给工钱,有时按小时算,一般不差钱儿。确实苦了点儿,野外气温低,说句不好听的话,撒泡尿都上冻。风刮得迈不动腿,手指头冻得打不了弯儿。”

(未完待续)
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